



My Love

背叛

石地 著

一对夫妻的爱情之路

本书讲述一对夫妻的爱情之路，揭示两个人在一起，合拍不合拍很重要。所谓的门当户对不一定是物质上的，而是指两个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，相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背叛

石地 著

内容提要：

本书讲述一对夫妻的爱情之路，揭示两个人在一起，合拍不合拍很重要。所谓的门当户对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，而是指两个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，相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能为了相似的目标而并肩同行。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，或者根本说不到一起去，多烦心，能聊得来真的太重要。好的婚姻是建立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的，维系一段感情亦是如此。

ISBN 978-7-89900-340-4

出版时间：2015 年 11 月

总 策 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阮琳越

封面设计：刘艳红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 编：100010

Website: www.dajianet.com

E-mail : kf@mail.wpcsh.com

电 话：010-58110486

传 真：010-58110456

版 次：2015 年 11 月 第 1 版

字 数：198000

定 价：2 元

ISBN 978-7-89900-340-4



目录

第一章	老公，是我！	1
第二章	贻笑大方	29
第三章	爱过谁的心又有什么关系	52
第四章	那天救老婆的真心	91
第五章	已经伤了绵雯的心	127
第六章	放心，我没有别的要求	151
第七章	我走了，你多保重	172

第一章 老公，是我！

张昌盛在闹离婚。这事我一听说就跑到三江口坐到半夜才回家。

期间罗依打了三个电话问我在做什么，我回答说是一个人在江夏桥的公园里呆坐，她死活不相信，说是不是又在跟女人调情。我大骂一声，你阿妈有毛病呀，我诸明就是敝死了也不会去江夏公园泡鸡，你得也看看我是什么人，就这个档次吗？

回家已经 12 点半，洗洗上床睡觉，罗依背靠背装着睡熟，我轻蔑地笑了一下，刚才在浴室里分明看到她起床，闻了一下我的衣服。

我摇她：“罗依，我想明白了。”

摇晃了三下她才唔了一声，装着睡眼惺松地说：“什么事呀。”

“我爱你。”我说。

她张大眼：“你有神经病呀，什么毛病，一个人跑到公园里发晕到这么晚，回来摇醒我还说句这句话，你以为我会被你感动得要死是不是？”

我本来坐着的人一下子就没了劲头，把被子一掀蒙头便睡。

“你怎么今天会说这句话？”她倒来了劲：“是不是与别的女人鬼混后才知道自己的老婆好了，所以假惺惺地安慰我？”

张昌盛要离婚是我绝对也想不到的一件事情。不是说他与他老婆很恩爱，而是他没有这个胆量，除非是她老婆提出，否则象张昌盛的为人按平时我压宝 100 万也不会赌他提出离婚。可是他真的提出离，听到他电话中这样的话，虽然心里已经有了预防，但还是发呆。

想起张昌盛追求他老婆的时候，我就不胜唏嘘，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有说不出的苦，否则不至于这样，时间很会改变，只是这种改变并非越来越浓的改变，反而变得越来越淡，难道这就是现代婚姻的最终归宿？但我不敢问，对他说：“兄弟，离要三思而后行。”他在电话那边吱唔得没声音，敢情在流泪，陪着他我也沉默了半天才挂断。

手机在响，一看是陈军打来的。

“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事情，地主，6 点我家。”

“太早了，饭也吃勿好，7 点，还有 2 位是谁？”

“一个是老李，上次在西门口茶馆你见到过的，一个你不认识，我朋友。那就 6 点半吧，就决定了。”

他的决定又不是我的决定，可是电话已经挂下，罗依这几天在生气，本来还想今天表现好一点，回家做个菜，想赎一下几天不回家的罪，不想这个电话就让我今天的计划又得泡汤。我承认我是一个受不了诱惑的人，自制力特别的差，尤其是对于男人的“四大毒”，在我身上体现得特别充分。

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回家，一打牌时间又得深更半夜，回去还得一个人睡客间去。可这是 5 个小时之后事，现在就管不得这么多了。

陈军家里有一张很好的麻将桌，值 2 万多，提出买是她老婆，我猜测这是她让陈军能丧失流窜的借口，但我的记忆里，这二年里也没用过几次，更多的是让他的孩子做写字台用，原因也是他老婆，买来用了几次，就受不了搓麻将的声音，所以就撂荒至此。

说起陈军，十足正宗宁波人。这小子是我宁中的同学，细高的模样，玉骨临风，心眼特别的多，从小就表现出一付商人的素质，这一点我与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借橡皮还要带利息。后来他考入北大物理系，而我只进了本地的宁大。后来他回宁波电信局，后来的后来他离职经营手机店，后来的后来办网站，办一个什么 92 生活网，后来的后来他就胖成了 160 公斤，

而钞票比他的体重还胀得快。但是也没看到他曾借给过谁的钱，连我也没信心能不能借得到，所以就宁可借。

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是最后一个。老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还有一个年青人，剪着平头，见了我进来，点一下头。

我转过头，看到陈军还在刷碗，说：“叫我们6点半来，自己倒好，还没吃好饭。”

“我马上就好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只要你一到就开战。”

“怎么打？”

“还是老规矩，十、廿、卅。”

我揶揄他：“就是看在2万的桌子折旧你也得大一点。”

“桌子是我自己的，贵也贵在我家里，地主大了，贵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不合算。”

老李哈哈一笑：“阿拉又不是空着口袋来装钱的。”

一坐落我的精神就来了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在牌桌前我的感觉就特别的好，平时做惯了小职员的压迫一扫而光。

果然一开局就抓了三个大王，但底里八只牌却并不怎么样，总于摇摇摆摆地打赢，几付打过，对那个年青人打牌的风格也略知一二了，手头才开始正式顺起来。

当老李做地主的当口，我摸出一支烟，给自己点上舒筋动骨。

“陈军，你晓得张昌盛在离婚的事勿？”

“晓得。”

“我真想不明白张昌盛这么喜欢他老婆，为了追求她也玩过割腕自杀这狠招，现在竟然说离就离了。”

“谁知道是不是真的想割，都是装腔作势罢了，你也真相信？就是真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今天结，明天离，离了还可结，天天做新郎，日日入洞房，爽死才怪。”

“我看张昌盛很痛苦也很可怜。”

老李打了一把蝴蝶。

“你管他这么多作啥，离婚是他自己提出的对不？痛苦？当然有，但因是什么？有因必有果，因是他自己整的。出牌了。”

我就咽下不提，我知道陈军对张昌盛一向感冒，一提起他就特别厌恶。张昌盛的行为方式很不讨陈军的眼角，有点奴媚相，陈军暗底里说过几次，感觉就是讨厌。

打到9点左右，手机开始叫，我看一下电话号码，从家里打来的，到点查岗了。一边出牌一边接听，罗依很娇柔问我输赢情况，我好好地敷衍几句想把电话挂了，那边不依，问我是不是旁边有女人陪着，我的火气又呼地起来，粗暴地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无聊神经，每天除了这个事情你还关心些什么？我就知道你打听打听消息看我旁边有没有女人，你不相信现在就可以过来。”说话间老李已经脱手，仔细看是我分心没出牌输局。这下气更不打一处：“你发什么神经病呀，十足扫帚星，一来电话我就输。”

听得那边与我同时狠狠地关了机子。

果然牌风开始走下坡路，接下二盘我都得二大王不得不做地主，而且接二就输。

此间电话又响起来，我没好气地接：“谁？”

“老公，是我。”

“哦，我现在在打牌，晚点我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不嘛，我要听你的声音。”

我拿眼看老李与陈军，他们正在等我出牌。

“好了好了，等会我请你吃夜宵得了，现在我不与你说话，OK？”

“小心鸡巴粘掉。”陈军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我自有分寸，没有人能粘得牢我。”

“看诸明的态度，老婆情人——天上地下。”老李也不忘揶揄我。

早上醒来看表，已经是中午 12 点 30 分，头痛的很，捂了下太阳穴，想起昨晚喝得够多了，回来还大发雄威，身体已经相当虚弱，怪不得头会发晕。再说现在的身体还真正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什么都不听使唤，连小兄弟也迟到早退开小差。我摇晃几下脑袋，打开手机，短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发过来，有一半以上都是罗依发的。

“老公，这么吵。”她覆转身子，紧紧地用大腿缠住我的身子。

我抚摸着她金色的头发，一边欣赏她的肉体。年轻就是资本，白白的肌肤上就是有几颗青春痘也显得好看，我轻手抚摸她的身子，她就象一条白蛇，蠕动了一会，突然一个反身，骑上我的腰，我知道一场暴风骤雨马上就来。

我在遇到这个女人之前，还从没有败迹，我第一次与她做，一边享受，一边看着她披着散发骑着发出兴奋的叫床声，实在觉得惊奇万分，这么小的身躯里，竟然会蕴藏着这么激烈的能量，就是我已经射完了，还可以搞上 10 多分钟，弄得我男人雄风丧失殆尽。

看她反面蜷曲在床上，我抽出 5 张压在她的床头柜。

走到街头上的时候，我象是刚从坟墓中钻出来的鬼，头痛欲裂，脚底发软，而且要命的是不知道晚上怎么才能向罗依交待清楚。那些明晃晃的阳光刺激着眼睛，让我差点一个踉跄。

一辆轻骑从弄堂里穿出来，“嘭”地一声撞在了我的右肩骨上。我往前一冲，跌坐在地，看着那辆轻骑急驰而去。

“你他妈的，你给我下来，畜生跑得比狗还快。”我的骂一点也没有作用，早就不见车子的影子，但对看客来说倒很有吸引力，提着头向我围观，我站起来，好象什么事也没有，但一提肘子就不行了，一阵钻心的痛刺激我咧开嘴，“哟”地倒吸一口气。我生气朝那些看客大喊：“看你妈的看，全部给我滚蛋。”

打了一辆的，对司机说声去一院。掏出手机想起给罗依打一个电话，电话响了二声，却挂了机。以为她会给我打过来，等到快到医院手机还静悄悄的一声不响。“婊子！”我气得一塌糊涂，不想见她的时候每天缠着给我打电话，要找她的时候她却挂机。

来了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医生，看见搭拉着的手臂，连话也没有，递给我一张纸，我问：“干嘛？”

“去拍 X 光。”

于是我晃着手去拍 X 光片。拍片回来，那个医生在打电话，等了十分钟，我试探性地问他：

“医生，我，你看，是不是，可以……”

“等片子拿来。”

“医生，以前没有 X 光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看病的？”

那医生拿眼白多的地方来盯我一分钟：“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？”

“当然是您了，否则我到这里干嘛。”我谄媚地说。

“那么你就别说。”

“医生，这里虽然是骨科，可我的喉咙软骨没出问题，说话好象不影响我的手臂骨愈合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说？”我盯着他看。

他自觉得对我这种无赖没话可言时，片子也就到了。

等我打好石膏板，已经到了下午 3 点，手臂伤得不重，当然也不轻，那个医生后来的工作态度倒还不赖，我倒感觉有点内疚。

这时罗依的电话就到了。她劈头第一句总是：“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我一字一句地回答：“在太平间——最近的地方。”

“放你什么屁，你究竟在哪里？”

“是真的就在这里。”

“好好，差不多没什么药可救你。”

“你就是想救也没时间了，我4小时前打过你电话，那时你在哪里？”我反问。

“我——我在睡觉。”

“你一个人能睡得这么熟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！”

“没意思。”

“好，诸明，我不想与你争吵，那你昨晚在哪里？你现在告诉我。”

“我昨天晚上打完牌又吃了宵夜，喝醉了睡陈军家了。”我自觉气短，马上转变话题：“不过今天运气很差，回家的路上被摩托车撞了，手臂骨折，现在在一院。”

“你自己一定做了什么缺德事，老天惩罚你。”她停顿一下：“还严重吗？”

“还好，不过要一个月不能活动手臂了。”

“那肇事者呢？好好让他赔偿赔偿。”

“溜了。”

“溜了？就这样完了？你是木头呀？”

“你的判断很正确。”我诚恳地回答。我只记得被撞后第一个反应就是骂街，我忘了记车牌照了。

“罗依，给我倒杯水。”我认识她后就是这样的语气对她说话的，然后窝在沙发里看电视。我那时大学毕业已经有4年，从一个清高的校园诗人直线坠落到庸碌的财险推销员也已经有3个年头，弯转的时间过长，而我的那些女同学毕业时就已经转正思想，一心想嫁一个有钱的老公，就是那几个要好的校园帅哥，都已经做了金龟婿，出入有车，而我还抱着才子佳人的老黄历不放。

因为我还有一个婷婷。

忽然的一个夏日，我的婷婷离我远去，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回忆。

张昌盛说：“象我们这样的男人，没有一份出人投地的事业是上帝在浪费。”

他也说：“如果自己没这条件，那么就要创造条件。”

“婚姻是改变女人最好的办法，同样也适用于男人。”

我以前对张昌盛话相当反感，不过婷婷远去的那一个晚上，我一宿没睡，第二天我就向那些热心于做媒的阿姨婆婆朋友同学同事们主动提出，给我介绍一个有钱的主，美丑不论。

我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认识了罗依。

罗依有一个富有的爸爸，我没有，而我有一个俊朗的外貌，而罗依缺少；她想有我这样的男人做老公，我也想有她这样的女人做老婆。所以在张昌盛介绍后发展迅速，我每晚会接到她三个电话以上，到最后我不得不接的地步，因为所有的诸如没电了、手机没带、失窃等应用已经超过10次，就连我自己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谎能够蒙得过她。

认识罗依后，我的生命完全得以改变。

经过她老爸的帮助，我终于进入公安局当上一名正儿八经的公务员，顺便也终于开起了自己的一家酒吧。白天一张报纸一杯茶，晚上就可以泡在自己的酒吧里看着陪酒女孩子放纵地嘻笑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让我感觉自在。

罗依来看过几次，看到这个场面让她张大了嘴，我知道她的生活中没有这种生活的片段，就象我第一次拉下她的裤子时她用看流氓的神态看我一样，我知道她不适应，但是最后还是接

受了，因为她爱我。

罗依不来，但她可以说。她要求我不能与那些女孩子一起，她要求我1点后得回家，我都应承。她是董事长，而我只是总经理。她是真老板，我还是高级打工。

但是这不能阻绝我的艳遇。

我的生活丰富多彩，当上了酒巴的老板，从骚扰的主动者就完全变成了被骚扰的被动者，那些女孩子的眼神在我脸上停顿的时间常会超过正常的时间，她们都有献身的冲动，可是我已经没有享受的精力。

我的精力除了罗依那里按时上缴的那一小部分，其余差不多都给这小娘子挤得一干二净。男人只要挤干这点液体后，最好色之徒也能立马成佛。

没想到，我的小小的骨折让我的形象大有好转，单位里的头头脑脑们，阿姨老伯们对我的态度有了180度的改变。

我打了一个病假条，要休息一个月，领导很快就批了下来，还特别和颜悦色，要我好好养伤，不要记挂工作，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我想可能我要不是单位里的一个废物的话，他们也不会放我长假，所以说废物也有废物的好处。我是甘心作为一个废物存在于这个单位的。

可是罗依不干，我的老丈人也不干，他无视我耷拉的手臂无动于衷地说：“诸明，听说你要休假一个月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诸明呀，我没有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把你当做我的儿子一样看待的。”老丈人往杯子的茶叶吹几口气，我拿眼往罗依那边看，罗依一边在洗碗，也一边往我这里看看。

“我知道，爸。”我望着他，老丈人被我看得感动起来。

“好，我也知道诸明你这孩子很聪明，也要求上进，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单位要推荐一个人选当科长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

“当然，科长职位是不大，但是想要当大一点的，你也就必须从这个位置上往上争取对吧，诸明。”

我知道我丈人理解错我的意思，以为我厌嫌官职太小了，可是我的兴趣不是在这个方面。

“爸，这个事情我要争取也争取不来，对吧，人员都早就内定了。”

“就是因为内定所以就好办。”他以为我是因为怕失败所以没有答应：“诸明，所以你这段时间要加把劲，手臂折断是坏事，但是坏事也会变好事。”

“什么好事？”

“不要请假，去上班。”

“哦。”看样子这么好的疗养机会要白白错过了。

看我没有反对，老头子问我：“你的酒巴开得怎么样？”

“生意还不错，蛮好的。”

“年轻人嘛，是应该有点闯劲，想当初我年轻时候也象你那样，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来。”他看看我来了一个转折：“不过——，可能这种生意杂七杂八的人比较多，所以诸明呀，你也要学我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那样子！”

我装作咳嗽，背过头去，把自己不敢笑的脸对墙壁咧一下嘴。

这时候罗依走过来，靠在我的身边，说：“爸说的是呀，这不都为你好嘛。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。”我一边点头，一边苦笑。

“爸会给你想办法的嘛，只要你在单位里表现好一点就行了。”

老头儿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的宝贝女儿。果然是金牌搭档，说得我差点热泪盈眶。

有三天没去，我的办公桌坐了一个女孩子，一问原来是来实习的大学生，叫小亚，背景好象是我们领导的侄女儿，人长得还蛮标致的，一付涉世未深的模样，领导找我说手这样了，小亚正好能帮助我处理事情，还对小亚说对我多尊重一点。

没想到小亚一开口说：“阿叔，要我做什么你只管吩咐。”

我忍不住摸我自己的额头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老王给我开玩笑，说我因为办公室里来了一个美女的原因，就连休养也不要了。

我说：“老王，小亚可叫我叔。”

“叫叔也不是不行。”

“什么不行？老王，你等领导过来了再说不迟。”我苦笑。

成诺走过来，一边递给我一盒资料，一边说：“诸明，其实你可以多休息几天的，现在单位也没什么事情，何苦这么早来上班。”

“家里闲了几天，手断了，玩什么都不行，麻将扑克都不行，闷得心慌，我这人也不是享福的料，还是来上班觉得心安。”我一边接过来资料，一边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本来是我接替你做的，现在你来了，物归原主。”

我笑呵呵地接过来，心里一阵厌烦，我屁股还没坐上位置，你小子倒好，工作就推到了我的面前，不是要我难受吗？我知道你丫的也想坐科长这个位置，装腔作势让我多休息几天，这么好心，也不会这么快把东西递到我的手上。

“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你成诺的案子还要给我这臭皮匠来凑热闹？”

“前日检察院转回来的，说证据不足，不能起诉，要我们再补充一下。看你手不好使，就劳驾你老兄办这件事了。”我还想说话，他指指领导办公室说：“是他让我给你拿来的。”

“我刚去过怎么不知道？领导怎么没对我说起？”

“可能忘记说了吧。”这丫装腔作势地说，想马上就溜。

“不会是你美言的结果吧？”我把案卷扔在桌子上。

这是一只因家庭纠纷引起的人身伤害案，原告是丈夫，被告是老婆。原因是丈夫在外面偷情人被老婆发现了，没想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老婆绑住手脚，把小弟弟给“一剪梅”了。事情相当简单，我也真不知道还要补些什么证据。刚好领导打电话过来说这案子：“刚才那个案子给你了是吧？”

我说：“老板，事实就这么简单清楚，我那能还有什么证据好补？”

“诸明，这个案子也不是要你补什么证据，现在那起诉的老公要撤诉，可那女人已经抓进来了，不移交检察也不行，现在检察已经退还，我们也别管什么，就搞个证据不足，可以放了人。”

原来这样。

“不过，你还是需要出去重新做一下人证……对了，带上小亚一起你也方便些。”

我好的好的应允下来。

老王把头凑过来：“哎呀诸明，接了一个好单子呀？”

“什么好单子，霉气透顶，上管天下管地，没想到我诸明还管小鸡鸡。”

“哈哈哈，你业务就这点精通，你不管谁还管得了。”

“这倒也是，你一进这里就让你管扫黄打非，这也叫专业人才专业培养嘛。”风凉话一听就知道是成诺这中生。

“没有培养你难受吧？”我扔下一句话。

小亚已经改了叫我为明哥，这女孩子一看就很机灵，属于特别让中年男人喜欢的那种，清纯

可爱美丽聪明，我做梦也没想过三天回来上班还有这等美事，早知道小亚要来，我自己也要求来上班了。

我先到那个可怜的丈夫那儿取证，带着小亚来前，我就对她说明，看到不可入目的可以离开一会儿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丈夫看起来精神还不错，白白净净的脸，架着一付眼镜，人比较削瘦，事情已经过了一个月，好象这事的后果已经没什么影响。

但一开口就不对了，那男人声音已经变尖，听着不是很舒服。

我问他：“你有没有恨她？”

“恨，但也有我的错，如果我不是做出对不起她的事也不会这样。”

“那你觉得她的行为给你造成的伤害还不够大吗？为什么又想保她？”

“警察同志，我现在这样还有别的女人要我吗？她的行为虽然给我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，但也说明她是爱我的，我想如果她抓进去了，那我的生活会更可怜，所以我还是想保她出来，不想再诉讼了。”

“兄弟，国法可不是你说说的，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，对不对，这个你也懂。”我说。

“知道，但我还是希望警察同志能高抬贵手，放了阿芝吧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再想变回来也不可能了，但错误不能一犯再犯。”

我现在才知道这女人叫阿芝，没想到这恶妇还有这么好的老公，但这老公也真不争气，被老婆阉了，还替她说情。

“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，你放心，但谁也没有主意可以放你的老婆。”我一付言正词严的样子对他说。

从那个倒霉蛋家里出来，已经快中午，太阳热辣辣地可怕。小亚无言地跟着我。我问小亚：

“刚才你看到那个男的是不是感觉很不舒服？”

“感觉很窝囊。”小亚嘟哝了一句。

“是呀，每个人都窝囊。”我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为什么这么可恶有女人，那男人还原谅了她，如果是我，哼。”

“丫头片子，你知道什么，你人都还没做过呢。”我笑笑。

下午我就决定不回去上班，叫小亚也回家休息，这样子不会让单位的人知道我在外面瞎逛，尤其是成诺这小子知道的话，还不让他去向领导汇报？

我给小婊子打了一个电话，问她是不是还躺在床上，她说早就起床了，现在在逛商店，旁边有一个小姐妹。我忙问：“好看不好看？”

“波很大。”她总是这样答非所问，不过回答却是正中我下怀。这一点也是小婊子最吸引我的地方，她总是一付无所谓的死样，可是说话总能一针见血。

“比起你的呢？”

“半径超过1公分，高度超过半公分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吃这二块汉堡包？”

“口水都现在在流了，馋死了。”

“那你就快点过来。”

她们二人站在天一广场3号门的转弯处，我远远地看到小婊子身边的女孩，人长得不高，很丰满，皮肤很白，眼睛大大的，烫了一个长发，比较洋气。

“喂喂你这样盯着人家看干嘛。”小婊子说。

“不是这样看怎么能欣赏一件好的作品呢？我现在的目光只有文物学家看每一件古董的目光相比，你怎么不去说他们？”

“他们是大学问家，你这猪八戒怎么能与他们相比。”

“阿妹，你不要学问长学问短的，我的文物学不能与他们比，可是他们的性学也不能与我比呀。这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”

“说得没错，你的尺寸都长，没有短的。”

“呵呵，这里也只有你才知道我的尺寸大小，可以介绍你的小姐妹了吧。”

“瑾瑾，四川成都人。”

怪不得。胸脯大、脸蛋白，不是湘妹是川妹。

我其实最怕就是逛街，自己在明处，无数我认识认识我的及我不认识别人认识我的，都象是一部部的自动雷达站，马上就可以向罗依汇报我的处境，如果配上恐怖的声音，用危机四伏来形容一点都没错。

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到余姚办事，刚转过太平洋大酒店，我竟然看到张昌盛搂着一个女人从酒店里出来，样子一看就知道刚上过生活。他一万年也不会想到在这里会被我瞧个正着，还以为自己很聪明从宁波跑到这里，世界就这么奇怪，我也是三年难得去一次，可一次就让我碰上张昌盛偷情。

而自己与一个女孩子看场电影，没过一天竟然罗依对着我说细节，说我拉着女孩子的食指，柔情蜜意地给她买巧克力，还有些连我自己也记不起来，她倒是说得有鼻子有眼，那天她不吵不闹，我突然觉得心特别慌，感觉往下沉，她真吵起来，我倒一点也不怕。但是更堵心的是，到现在我还没有查获这个特工是谁，看到她的那些朋友，全部觉得特别恶心。

我好象预感这次又会发生事情，但是女人对我的引诱实在太大了。这就象吃汉堡包一样，每次吃饱了能扔就扔，但是过个几小时肚皮一饿，又开始想念那迷人的香味，就又开始不考虑后果，就象张昌盛对我说的，是狗总是改不了吃屎。

我发觉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逛商店的，这有好几个好处，最大的是养眼，美女逛商店是一道风景。特别是美女与美女有了近距离的比较，对于有研究癖的我来说是个最好的研究舞台，知道屁股多大，胸脯多高才是黄金比例。

走过欧姆茄手表店的时候，想起罗依给我买的那个表，那是快结婚前，罗依父母与我们一起来买的，一家人兴高采烈地样子我还记得一清二楚，现在门面已经变过了，我往里面探头看了看，突然觉得很难过，好象很久很久没有陪罗依来逛街了，那天我喝酒很晚回家，看到餐桌上放着一碗方便面，电视还开着，罗依迷迷糊糊地对我说她很想去逛街，叫我陪。我应承了一下，可是还是没空陪过她。

我感觉自己其实很多面，用脑说话时却象个思想家，有时候用手说话象泼皮无赖，更多的时候是第三只脚说话的嫖客。

“老公，你不要总跟着我们一言不发，看看那一件穿着好看一点？”小娘子拉住我。

“宝贝穿什么都好看。”

“你心不在这里，如果有事可以走。”

“那里，宝贝，男人陪女人逛街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，表现差一点也要鼓励我嘛。”我想如果是罗依说她的话说，我扭头就会走。

小娘子把身子依过来，摇我的手臂，问题总是我的手臂神经与下面相连，上面一摇下面就翘。

“老公真好。”

“好？不好。”我苦笑一下：“还是你自己看吧，你与瑾瑾各买一套，不要超过 2000 就行，我的手有些痛，去坐会，晚点联系就行。”

瑾瑾朝我笑笑，我接着了她抛过来的媚眼，心里暖和得很。感觉自己的二只爪子已经在她的二个汉堡上面蹂躏。

一个人坐在金光中心的茶座，要等这二个大波美女很无聊，想起刚才看到的欧姆茄，想给罗依打个电话，我对罗依的感情总是很晃忽，看到她总是说不清是什么感觉，如果说什么感觉

都会有，但爱情的感觉显然没有，只是如果她真的有朝一天离我远去，绝对会比曾经的任何一任女友抛弃难受，我一定会哭。可能是已经熟悉得不能分开了，也可能是已经习惯于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了。记得第一次让她知道我在外面有一个女人的时候，她吵过闹过，还玩过割脉自杀的狠招，现在显然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反而让我却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。

电话是打通了，等到响完也没人接。这几次打她电话也真奇怪了，总是不接，或者挂了多时才打过来。

其实罗依长得也并不难看，主要是我与我周围曾经或者现在的女孩子在比，她就显得粗糙一些，皮肤不是很好，身材也缺少前突后厥的美感，相映之下就少了点女人味，但是她有几个好处，能持家，很少出门走，不让我沾一点家务事，这对男人来说也是够满意了。张昌盛就这样对我说：“你小子已经够幸福了，你看我对我家里的那个，待得象太上皇，她还整天唠叨不停。”

我也一样的苦闷：“有你家那样的老婆，又漂亮又会赚钱，做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呀。”其实清楚大家都有苦恼，活得都不容易，人生就是机会成本，有所得必有所失，好坏难知，就象现在他们俩离婚的事一样，谁又能知道呢？

打电话给张昌盛，他在上班，声音听起来相当憔悴，我问他：“你的事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诸明，其实我并不想真的离，本来是吓唬她的，没想到她假戏真做了，我知道她以前外面有男人，我以为我对她的好能唤回她，可是她越行越远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吓她要离，但她却真的就想跟我离了，现在我反而更不知所措。”

“本来就是你提出要离的嘛，这样做，反而让她有台阶可下，而你是自己寻上吊，笨得一塌糊涂，现在也只能去求她了。”

“求过，没用。”

“昌盛，虽然我事后诸葛亮，早对你说过三思而后行，但既然发生，也不要太难过，想办法才是最要紧的。”

“现在她提出要与我分割财产，你也知道，这房子虽然是她与我一起买的，但我出了80%的钞票，法院想把这房子平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感情没了，难道让我房子也没有吗？”

“是江东法院吧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”我也只能这样安慰他。

“是的，那谢谢你了。”

“是兄弟吧，不要说这种话，人都有起落，想开点。”

小娘子屁股扭着走过来，并不是说她特意在扭，她就这付德性，这种女人生来是红颜祸水类的，连走路也勾引男人的眼睛。

我呷口水：“好了？”

小娘子勾住我的脖子：“好了。”

“付了没有？”

“老公，还没呢。”

“多少。”

“2500”

丫的，真把我当作提款机了，比我预算还多出1/4，但话已经出口，再为了这500元反而丢了人情。

我把信用卡扔给她，告诉她密码：“你自己去划。”

小娘子屁颠屁颠地去付款，瑾瑾坐在我旁边，我回过头去看她，她的眼中竟然有一种慌乱，一丝羞涩，这种神情在K姐那里是很少看到，她略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神态，对我说：“谢谢你明哥。”

“没什么，你是她朋友，也是我朋友嘛。”

“第一次见面就收到你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好象不太好，是真的谢谢你。”

“不用老是说谢谢，如果以后有机会咱们认识时间长了，你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”嘴里说着，我心里疼着：“不知道瑾瑾你有没有手机联系？”

她把你的手机拿过去，拨打了一下自己的号码，然后递给我，笑了一笑。这女人话不多，可是一笑，就特别的媚态特别好看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领导就把我叫去，我以为是阉割事件，所以考虑了一下怎么样汇报昨天的工作。

“小诸，手好点了吗？”

“还是差不了多少，不过没影响工作。”

“这就好，昨天你带小亚去取证了吧。”

“是的，去取了，这件事……”我想汇报，领导用手势止住了我往下说。

“下午后来办私事了吧。”他顿了一下：“如果真有事，那你就请个假，这样影响不好。”

我怔在那里，脑子飞速回忆，这怎么会这么快就让他知道了？昨天好象没看见有人看到我呀，那么是小亚吗？最可能就是这小姑娘，年青不知道管住嘴巴。

“是的，我事情有点急就没请假，现在去补假。”我往外走，快到门边了，领导叫住我：“小诸呀，小亚她可没对我说过。”

那会是谁呢？

我走出门，往各人的脸上扫视了一遍，成诺这小子不在。小亚坐在桌边，看着我过来有点紧张，俞颖颖在与童天在说话，看也没看我一下，老王一脸笑嘻嘻地过来：“怎么样？领导好象很看重你，每天汇报工作。”

“吃蛋糕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，有人告密说我坏话。”

“这种单位就是这样，以后小心一点。”

老王按年纪可以做我叔，可是这人有点老不正经，办公室里的人都看不起他，开玩笑不知轻重，会得罪人，但本质上是好人，所以我来后，他就往我这边靠，我也乐得接受。

小亚坐着拿着文件在看，看我走过来，怯生生地问我今天还去取不取证。

我摆摆手。那有这心情去。

单位里这类暗箭我受得多了，以前又不想出人头地，也总不计较。但这次在我想往上爬的节骨眼上，箭可放得真毒辣。究竟是谁看到过我了？在什么地方看到的？我努力地搜索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

酒巴里开始来老外了，是东港大酒店过来的，我本来在这里开目标客人就是老外，老外的钱好赚，不象来酒巴的国人，有喝醉闹酒疯的，也有坐一下午只喝一杯果汁的，这样下去，我这酒巴还不变成了慈善机构？

目标客人的改变，作为经营者，也得改变人员配置，这里的小姐没一个会说英语，我对给我管理店的绵雯说：“要去招几个会说英语的小姐来赚外汇了。”

绵雯抛过来一句：“你这么多情人，就没一只高级一点能外语的？”

“你当我既是养鸡场场主，还是英语培训中心主任？”

绵雯拉住我的手臂哈哈大笑：“你养的鸡只只不会生蛋。”

“谁说的，你就给我生过一只。”我一边抱住她，一边摸她的下面。

“放你屁，老娘这只鸡生你这只鸭。”

她反手一把抓住我的命根子，我哟地叫出声来。

绵雯是我很早就认识的，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学生，我去蹦的，她就坐在我身边，打扮前沿，我细细打量后，递给她一支烟，她叼着眼睛看我一看就接了过去，当夜就开了房间。后来才知道那时她才 19 岁，而我那时 27 岁。

高中毕业后她做过很多工作，推销啤酒、女招待、幼稚园教师，也做过 K 姐，有几年我没联系过她，开酒吧要有人管理，就打电话给她，她正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一个月 1200 大洋，我问她有没有兴趣到我这里来，她一听就乐了，当夜就与我旧情复燃，烧了一个夜晚还没好，搞得我六肢萎缩，一个星期后才对老汉推车有兴趣。

罗依到酒吧看到过她，虽然皱眉头但也没说什么，女人对女人特别会妒忌，我老婆来时，绵雯就一本正经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绝对不会拿眼来看我一下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举动。罗依回家，有时候就不冷不热地说让这女人管理不好。我知道她不放心我与她的关系，但我也会向她解释，现在要找一个能管理的女人不多，就是有也不放心，罗依也就没话了。

但在酒吧里，我也没有多少可以发挥的余地，家里是罗依管我，酒吧里有绵雯管我，绵雯对我说过，在家里她管不着，在外面她也管不着，在酒吧里我只能是她的。

过了二天，绵雯打电话对我说：“新招了二个会说英语的，现在在店里呢。”

我问：“相貌如何？”

“比我差。”

“哈哈，你这样打击我是不是？”

“打击你？你只要是雌的就会上，打击有什么效果。”

我呵呵几下，说：“那我来看看。”

一看之下，还差强人意，一个叫什么妮妮，一个叫汪真真，妮妮倒很贴切这名字，而汪真真遭了这名字，一脸风尘，可能被男人遭踏多了，脸色漂白，毫无血色。

我问她们英语怎么样？都说还行，妮妮以前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，还是大学生，而那个汪真真说以前做过外资企业的秘书，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女人会堕落到这种地步，让她们随口说了几句，除了简单的能听得懂几句外，其他的一概不知，我吱唔几下，对绵雯说：还可以。

然后宣布一下店里的规矩，一是不准带客人出台，如果一定要出台，就不准在这店铺里谈，与我店内毫无关系，我还得做生意，否则请走人；二是提成费按酒水 20%，其它的 30%，保中午吃饭，无底薪。三是上班时间从夜里 8：00—凌晨 4：00。

绵雯站在我的旁边，等我一一说完，再补充了几句，叫她们今晚上班，这二个女孩子点点头，给我打声招呼走了。

我靠了一个窗边的位置，绵雯给我倒一杯汤力水，加了一片柠檬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饮料。

绵雯坐在我对面，看着我饮一口，只对我笑。

我问：“干嘛，神经搭错了？”

“这二个怎么样？”我知道她想问什么。

“我就是有这贼心也没贼胆，这店里什么都是你最大，就是奶子也是，我还敢要别的女人？”

“嘻嘻，你说的好听。”

“生意是生意，快活是快活，兔子不吃窝边草呢。”

“你是狗吃屎，什么都入肚。”

我一想：“那也就只吃你一个。”

“谁会相信。”

“女人二张嘴——多嘴多话，男人三条腿——多走多嫖，就你话最多。”我笑嘻嘻地说。她用腿狠狠地撞了我一下。

“咱们去哪里快活去？”我从桌子底下伸过腿，磨擦她的肌肤。

“快活你个吊！”绵雯用眼睛白我。

“你没有吊，别人又对你快活不来，当然是快活我这根吊喽。”我一脸无赖。她啐了一声说：“我找对象了。”

这个答案很出乎我的意料，好象绵雯出身就只是做我情人的料，从没想到过她有朝一天也会谈恋爱找对象。

“找对象又怎么着了，谁没有找对象，你看我找了老婆也可以与你一起上床。”我笑嘻嘻地。

“所以我想辞职了，阿明。”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这么说，曾经与我上过床的女人到现在就是在对面我也会认不出来，但我记得绵雯功夫最好，所以我实在不舍得她的离去，一辞职，更加不可能拥有她，而且一下子去找一个能管理的人也不容易。

“那不行，不会说工资低吧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突然想走呢？现在店也刚走上正规，我正需要你的大力帮助，你一走我还能去找谁？”

“你的这么多的红颜知己呢？”

“你以为她们能象你那样能干又对我贴心呀，不要走，答应我？”

“不，我必须走。”

我盯着她看了一会，她不改初衷。

“唉，那等我找到了人选你才能走。”我只能这样回答她。她想了想，点一下头，说：“那行。”

把店里的事情向几个放心的小妹交待一下，请她们临时管理后，我带着绵雯驱车到城东 20 公里的东钱湖宾馆，这里的环境非常幽静，一向来也是我们做爱的最佳场所。那周付总又是我做财险推销员时的朋友，交大研究生，我本来是通过另一个朋友去推销财险的，一来二去，反而与他做成了好朋友，而原来的那个朋友现在没在联系了。

我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说马上就到，准备好房间。他就在电话骂：“你这个孙子，你以为我是老鸨呀，想撒尿就让我端尿盆，想希匹就让我擦屁股。”

“你才是子孙呢，我又不是不买单，我是顾客，顾客是上帝懂不懂，你就是为人民服务嘛，不服务那来你的工资。”

那边哈哈地笑了：“我会把你揭发掉，人民警察在嫖娼。”

“放你狗屁，我是通奸，性质完全不同。”

进入宾馆大堂，我对前台说周总的朋友，她就递给我一张登记表，我推开表说：“奶奶的，我来这里从来都没登记，登个鸟。”心里气呀，打电话给老周：“你什么意思，还要登记？”

“还不是你们公安要查，这几天风头紧。”

“你给我下来。”我说。

“下来个屁，你又不是总统，你登好咧，房间是 8432。”说完就挂了。

我也只能骂骂咧咧地上楼。

我把房门一关，马上抱住绵雯的脖子狂吻。绵雯也缠上来，用舌头轻轻地卷入我的嘴唇，我阵阵地开始激动，下面的小弟弟明显地抵着她的下身，她也同时紧紧地贴住我的吊，上下磨蹭，我用左手一把抱起她，把她扔在床上。

绵雯情迷醉眼地看着我，胸脯起伏象水波，这骚货一定有段时间没做了，所以会这种神情。我把自己脱个精光，也动手去解她的裙子，只轻轻一拉，哧地就露了全身，我又看到了她凝脂般的肌肤，闪着微光，诱惑着我的进入。

我用手轻抚她的敏感区，不一会绵雯就开始叫起来，微张着二扇性感厚唇。

我在她耳边问：“宝贝，要不要？”

她不说，只是娇喘吁吁。

“不说就不要做了。”我笑嘻嘻地看着她。

“唔，不要，不要嘛。”她闭着眼，气息已经非常急促。

“要还是不要？”我不急不慢。

“要，要。”绵雯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性冲动，下面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。我一举进入，感觉到一种无比的安慰向自己袭来，人呀，幸福原本就是这么原始。

小娘子一上来就火急火燎，象狂风暴雨吹着我七零八落。但绵雯很缠绵，慢慢地带我进入高潮，一起一伏的呼吸声与阵阵的呻吟，让我的肛门阵阵发紧，她好象有一种魔力，带着我进入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，让我在这个世界里得到真正的超脱。

二个人交结着汗水，交结着天地荒芜的感觉，让我回到了没有了束缚的人生，我分明看到了我过去的身影，我回到了我自己的过去，那种山野荒郊时的年少时光，我也分明看到了时光倒回时的某一段段烙印，但这些感觉一闪而过，没有头也没有尾，好像是电影的片段，我无从抓获，但却又时时浮起。

这种感觉在我与她的大叫一声中通通褪去，眼前一片黑白，我重重地倒在床上。

我醒来是被陈军的电话吵醒的，他在电话中气急败坏：“诸明，快来帮我，我现在在鄞州中心派出所。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

“你有没有中心派出所的熟人，现在电话也押着，我是借别人的电话打给你的，不多说了，你最好马上来一下。”

“鬼子孙。”我看一看表，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。绵雯被我吵醒，问我什么事，我说陈军被关了，在派出所呢，我得马上去一下，你睡着吧，早些时候我再回来。

在路里脑子飞速搜索中心派出所究竟有谁认识，虽然我也是公安系统，但隔了一个区其实完全不搭界，想起以前开市局扫黄打非工作会议上有过几面之交的杨所，他是鄞州区的，但不知道他是哪个所的所长，身上好象带着他的名片。现在要救急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，打电话向他求救了。

我往包里翻他的名片，但越是这样，越找不着，他奶奶的，平时不要的总看到，要急需了想怎么找也找不到。陈军的电话又不断出现，我手忙脚乱地说：“到了到了。”

找不到名片，也得到派出所。我进所里时，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人员一览表，查找有没有我认识的，仔细看过，都一个不识，抱着一丝能看到杨所的希望也破碎得一塌糊涂，其他我认识的鄞州区朋友同事与派出所也没什么关系。我心里一沉，想这下陈军完了。半夜进这里，不是赌博就是嫖娼，如果现在没找着熟人把他保出来，明天陈军的所作所为算是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揭密，后果相当严重。

在这些相片面前来来回回地看了几遍，发现一张照片有点面熟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上次张昌盛一起到我家里来斗过地主的就是他，是说过在中心派出所，我怎么会忘了，对，马上找张昌盛。我马上从包里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。

电话响了二声，张昌盛很快接了电话，这奶奶的，平时很磨，这次倒快得很。

“什么事情，半夜三更鬼敲门。”

“无事不打你电话，陈军被鄞州中心派出所捉进去了，我现在想起你有朋友在那里，我也不认识，只能让你快点给他想个办法。”

那边一听，马上叫我等一下，过会就打电话给我。我放下电话，心想，这鬼子孙，平时一付窝囊废的样子，办起事情来很爽快，又思路清晰。放下电话想马上去看陈军，安慰安慰他，再一想，还是等张昌盛的电话来后再作打算，现在也只能让陈军这小子凉快凉快了，也难得让他尝尝派出所地砖的味道，好让他记个长性，播种也得看看时令。

不一会张昌盛的电话就来了，叫我所里等着，过会就有一个朋友过来，问题会解决，我说：“昌盛，陈军这下应该好好请你的客。”

“别，诸明，你不要对他提起是我帮他，这小子我很清楚，对我有意见，知道是我帮他心里会失衡，反而不好，我帮他也并不想要他改变对我的印象，只是朋友一场，力所能及之下也是应该的。”

张昌盛这几句话说得我很感动。平时挺面的一个人，现在感觉真义气，陈军听了不知道会有感想。

“OK？”张昌盛听我没声音提醒一句。

“行。”

搁下电话，我马上进去找陈军，因为并不知道关押在何处，所以我往灯火通明的地方寻，有二只办公室地上蹲着几个人，我探头看看，陈军并不在，一个警察看到我贼头狗脑的样子，一声喝问：“干什么的你！”以前习惯训斥别人的我，一听这话气往脑门走。

“对不起同志，我是江东公安局的，想找个人。”

对方态度好了许多，问我找谁，我说今天被抓到这里的叫陈军的人，对方说不清楚，我也就退了出来，正在纳闷间，看到后面的楼里出来二个人，一个警察，一个就是陈军，我往他们喊：“陈军。”

陈军抬起头看到我，给我一个苦笑，看上去精神还不错。

“你马上就可以回去了。”我安慰他。

“我知道，现在不就放出来了？”

“我给我朋友打过电话，幸亏这事情处理得快，说你没什么问题，否则迟了就比较麻烦。”

我本来想说是张昌盛帮的忙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

“那是，你替我谢谢你的朋友，什么时候一起吃餐饭。”

那警察一走，我问他怎么到这里来了？陈军摇着他的那个大头，叹气：“隔夜饭也霉掉了。”陈军以前在电信局工作的时候，就认识了今天一起出事的这个女孩子，那小女孩刚大学毕业，还非常懵懂，陈军就是带着她做她的师傅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那女孩子就慢慢地喜欢上了他，当然以陈军的性格，绝对不会主动做出格的事，只是世事无常，不主动做并不说明不会做，时间能改变感情与理智在大脑中的作用。

因为是电信局，二个人一起出差的机会非常多，97年的时候，二个人一起到青岛开会，会议后，陈军陪着她去沙滩散步，青岛的沙滩在城市的旁边，非常非常漂亮，皎洁的月光洒在这二个人的身上，象是幸福的晚礼服，让二个人都沉浸在神奇的感觉中。

在五四广场的时候，那小女孩的手轻轻地挽上了他的手臂，陈军心里一震，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但是他却没有勇气把她的手给阻拦回去，他知道这个后果，但是他又不能摆脱这种感觉，他知道家中那个人如果看到他这样，一定会痛不欲生，但他却欲罢不能。他们二个人就在那五四广场的火炬下深深地接吻，深深地沉入他们二个人的世界里。

等回来的时候，陈军虽然想到他们这样做的后果，他觉得后怕，但他已经不能自拔。那个夜晚他们并没发生什么，但后来到上海出差就彻底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然后，陈军的单位里有人开始风言风语，陈军就在99年的时候走出电信局，其中也有这个关系，但在这事刚起风头时，陈军就马上自动辞职了，所以电信局知道的人不多，连我们作为朋友也不知道这件事情。

但是这并不能阻断二个人的联系，陈军开手机店后，开始往外跑来跑去，家里那一位就很少管他了，让他有了许多的机会与那小女孩单独相处，本来他们相处只是感情上的，但是时间一长，女孩子对他说要想与他结婚，要他与老婆离婚，这是陈军最害怕的结果，有了这个可怕的压力，陈军曾经也试着与那小女孩分手，但是试了几次，都无功而返，反而每分手一次，感情又进一步，到开92生活网的时候，陈军就给她买了一套房子，做起了金屋藏娇